

经典·爱

(日) 伊藤左千夫 著
朴金花 译

野菊

之墓

日本纯爱小说开山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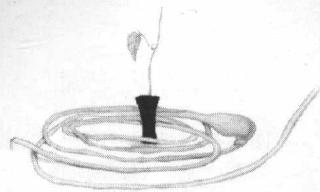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国民必读经典作品

日本中学推荐阅读百部作品之一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经典·爱



(日)伊藤左千夫著

朴金花译

野菊之墓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菊之墓 / (日) 伊藤左千夫著；朴今花译. —成都：
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07. 3
ISBN 978-7-5411-2551-5

I. 野… II. ①伊… ②朴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1181 号

YE JU ZHI MU

野菊之墓

作 者 (日) 伊藤左千夫。
译 者 朴今花

策划组稿 胡 焰
责任编辑 朱 兰
封面设计 邹小工
内文设计 黄小骏
责任印制 龙小龙
责任校对 汪 平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551-5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108 千
印 张 5. 625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电 话 (028)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86259303 [编辑部]
邮政编码 610031
网 址 www. scwys. com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定 价 20. 00 元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，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：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调换。电话：(028) 86259301

伊藤左千夫，本名伊藤幸次郎，号春园，1864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十九里町成东町。

伊藤左千夫是近代短歌创作的巨匠，他写的小说多为自传体小说。1906年发表《野菊之墓》，一举成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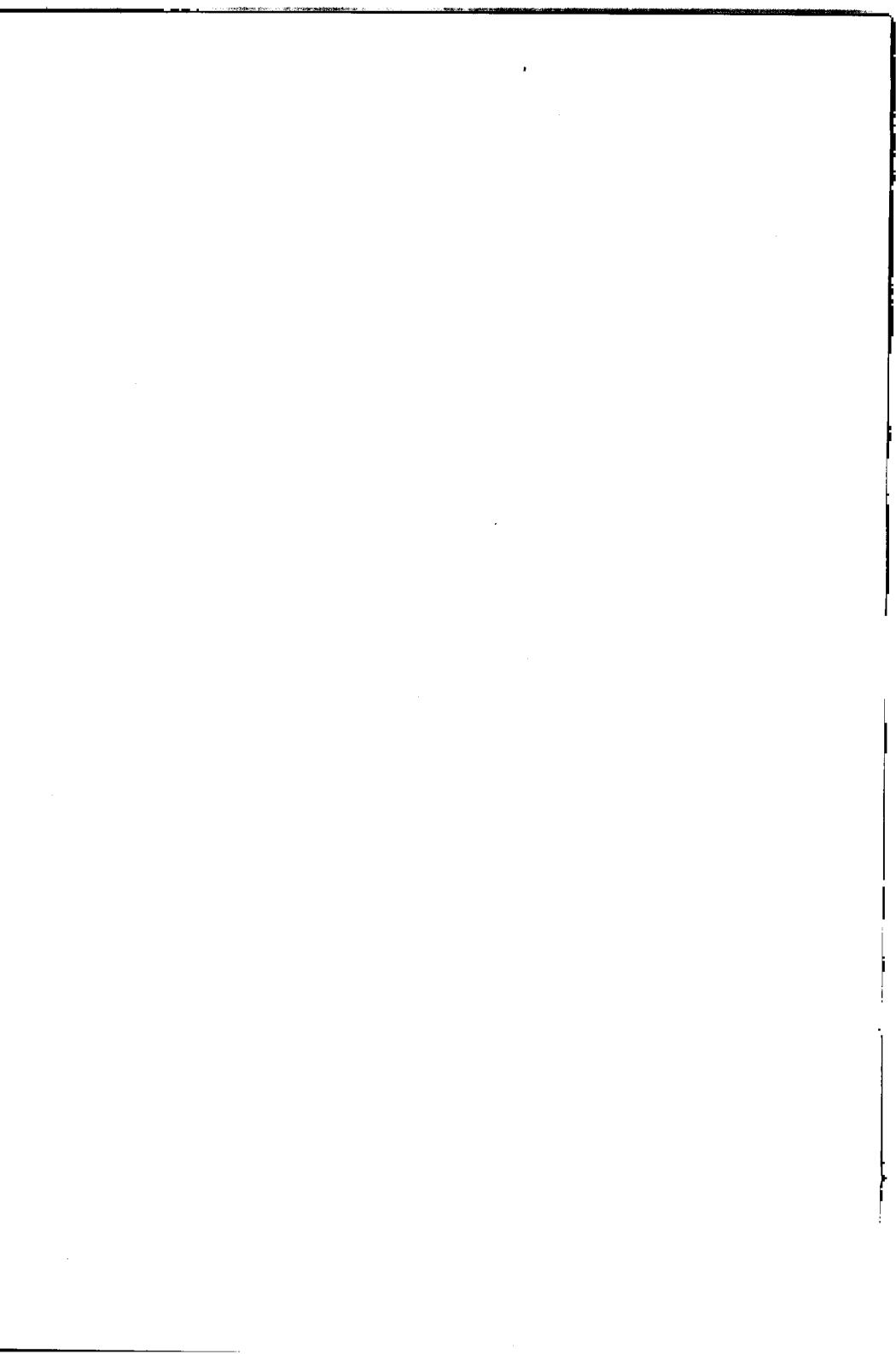


目
录

春 潮	野菊之墓
：	：
：	：
105	1
63	

螺菊之鑑

Y E J U H I N A



每到所谓后之月^①的时分，我总是不得不想起那件事。虽然觉得那是因为我还不够成熟，却怎么也忘不了。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，琐碎的细节大多已不记得，可是却觉得像昨天刚发生似的，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便又回到当时的心境，泪流不止。此中似乎既有快乐又有悲伤。我并非不想忘掉它，而意念却是一遍又一遍回忆着，便引发了更多梦幻般的兴趣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使我有了把它写出来的念头。

我家在从松户往下约二里、矢切渡口往东那个稍微高一点的山冈上，同样叫做矢切村的地方。矢切的齐藤，是这一带的世家，听祖父说，里见氏^②的落武者^③零落至此的两三个人中，有一

①阴历九月十三日晚上的月亮。

②姓氏之一。中世，关东御家人，后来成为安房的战国大名。新田意重的儿子意俊居住于上野国里见村，后以此作为姓氏。

③退出军籍者。

《野菊之墓》，一段清纯如牧歌般的初恋故事。

人就叫齐藤。宅院的西侧，有四五棵一丈五六尺粗的山毛榉，重叠耸立着。因是村里最大的防风林，所以村里人都很羡慕。据说，自古以来，哪怕刮再大的台风，都亏这片树林，只有我家的屋顶一次也未曾掉落过。房屋已相当老旧，柱子全都是用山毛榉搭建的。因为烟熏和尘垢，已看不出是哪一种木材，就连在最里间离煤烟最远的地方，天花板也宛如涂上了一层油墨，黑得连木材的纹路也看不清楚。即使如此，房屋建得比较高，有简单的格窗，还打着铜钉帽。那钉帽做成相当大的雁子形状，当然也老旧到乍看之下分辨不出是木头做的还是金属做的了。

我母亲等长辈也是，因说是祖先遗训，便以这栋像战国时代的遗留物一样的古老房子为傲。那时母亲因长期患更年期综合征，因此最里间便一直是她老人家的病榻。在那隔壁十块榻榻米大的房间南边，有一间两块榻榻米^①大的小房间。我不在家时，

①铺在房间里的材料，用蔺草做成。样式、手感与中国草编凉席相似。日本将它铺在地板上，榻榻米之间用布条连接。同时也是住宅空间的基本计量单位之一。大部分榻榻米的尺寸为宽90厘米，长180厘米，厚5厘米，每块面积为1.62平方米。

伊藤左千夫与家人



作为织布间，我在家时，则变成我的书房。拉开栏杆上的纸拉窗，探出头便看见山毛榉的枝干遮住蓝天，掩盖着北方的天空。

由于母亲的病一直拖延着，所以市川的亲戚，也就是我的表姐，名叫民子的女孩儿来家里帮忙做事并看护母亲。我到现在也忘不了的，就是民子和我的关系。虽说是关系，但并不是说我与民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

我刚小学毕业，十五岁，按月数算则是十三岁过几个月，民子虽已十七岁，但因是年末出生，所以实际上只有十五岁多一点而已。她身体瘦弱，脸蛋属圆形，晶莹剔透的雪白肌肤微微泛红，诚然是个十分亮丽的女孩儿。什么时候都朝气蓬勃，充满活力，胆子虽然小了些，却一点儿也不令人讨厌。

当然和我非常要好，说要打扫客厅，却跑来我这里窥探；说要掸纸拉窗上的灰尘，却跑进我的房间；说她也想读书，想习字。偶尔她会用掸子的柄戳我的背，或捏一下我的耳朵逃走。我也一看到民子就叫她过来，然后，两人一起玩耍，感觉比什么都有趣。

不过，母亲总是责骂说：

“阿民又跑到阿政房间了，赶紧去打扫。以后不可以再打扰阿政看书，阿民是姐姐还……”

虽然母亲再三责备，但是事实上，母亲也非常疼爱民子，所以她的责备一点也不奏效。民子常常撒娇说，也教我写写字嘛

……这时，母亲责备的话也是固定的：

“你要学的不是习字，是裁缝。连衣服都缝不好，就不能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女人嫁出去哦！”

当然，这时的我一点邪念也没有，民子也一定是丝毫没有那种想法。尽管母亲经常数落，民子却照常来叫我吃早饭、午饭。每次来叫我，都急忙跑进来说看书借笔，玩一会儿。替母亲拿药回来，或出去替母亲办完事回来的空档，都一定会进我的房间。在不见她人影的日子，我也总是觉得有点寂寞，有点美中不足。一想到民子今天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便鬼使神差地走出书房。虽不是非得去看民子不可，但只要能瞄到民子的身影，就能沉下心来。什么呀！追根究底，还不都是要去看民子吗！自己经常如此嘲笑自己一番。

村里的某家里来了瞽女^①或者读歌祭文^②的，邻居的女孩儿们邀民子一起去听，她都找理由拒绝，坚决不出门。对面的阿滨以及邻居的阿仙闹着邀她一起去看，邻村的庙会有烟花和漂亮的装饰物，家里人也劝她一起去看，她都会以母亲的病为由拒绝。而我也不太喜欢到那种地方去，所以留在家里。民子就跑到我的房间来，笑眯眯地小声说：我觉得待在家里是最好玩的。我也不知

①又称为越后艺伎。指怀抱三弦，靠沿街卖唱为生的盲艺人。

②走江湖的卖艺人。歌祭文原是江户时代流行的俗曲的一种，后来变成把世间的事，有意思地、好笑地讲出来。

为什么，不想让民子到那种地方去。

每隔三四天，我都要到松户去为母亲拿药，偶尔会晚一点儿回来。听说民子便会三番两次地跑到后山坡上，朝渡口张望；每次都被家人嘲笑。民子便一本正经地辩解说：是母亲担心，所以一直叫我看一下、看一下的啦！可是大伙儿都在背地里偷笑。因此，叫阿增的女工十分讨厌民子。她好像常常谣传说：

“民子总是喜欢到政夫的房间去，一有空就黏着政夫。”所以就连隔壁的阿仙及对面的阿滨也到处散布谣言。嫂嫂听到这些谣言，要母亲多加留意。

有一天，母亲用平常所没有的不悦脸色，把我们两个叫到枕边，意味深长地责备说：

“不论男女，到了十五六岁就已不再是小孩子了。你们两个人感情太好，别人会说闲话的，你们一定要注意。民子是姐姐，尤其不应该。今后你决不可再到阿政的房间去。这不是因阿政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就原谅他，不过，他到底还是个孩子。阿民不是已经十七岁了吗？如果被说闲话，你会受到伤害。政夫也要注意……下个月起，你不是要上千叶的中学了吗？”

民子比我大，况且被人误以为有意到我的房间，因此一副很惭愧的样子，红着脸低着头。平时即使被母亲稍加责备，她也会撒娇，不过这一天却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心里毫无愧疚的我则很不平地说：

“母亲您那没有道理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又没做什么，您却责备得好像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母亲您不是常说，‘民子和你就像姐弟，母亲对你和民子一视同仁，要好好相处’的吗？”

母亲的担心虽有道理，但连我们本身也根本没想到会被说闲话，因此我的不平也是有点道理的。母亲就变得亲切地说：

“我也知道你们没有什么，但因人言可畏，所以只是要你们今后小心一点而已。”

不知不觉，在母亲苍白的脸上也堆满了真心疼爱我们的笑容。接着又说：

“阿民，再去拿些药来，然后把未缝制完的衣服在今天之内缝完。阿政顺便去剪几株花，献到佛坛去。菊花还没开吧，那就摘紫苑花^①吧。”

我们本来没在意，但是因别人说三道四的，反而使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天真无邪的了。对于母亲的谴责，我只记住一天而已。过了两三天，我心里就开始惦记：民子这几天不知为何不来？然而，民子从那天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

从那之后，民子不仅不踏入我房间一步，就连在客厅里碰了面，若有人在，也不轻易跟我说半句话。她总是害羞似的，风一

^①传说为痴情的女子所化，每到秋末，开出淡紫色小花，等待爱人的灵魂归来，故又名还魂草。花朵与野菊相似。

般地从我身旁掠过。不得已开口说话，也是不再像往常那样毫无顾忌，而是以恭恭敬敬的语气。有时候，我对她突如其来的一本正经，感到十分好笑，便忍不住笑出来。而民子也终于受不了，用袖子捂住笑脸逃开。总之，两人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。

尽管如此，某日下午四点多，我照母亲的吩咐，到后院田里去摘茄子，不知何时，民子手上也提着竹篓走到我的背后，冷不防地叫了一声：

“政夫……”就笑了。

“我也是你母亲吩咐来的哟！她说：‘你缝了一天的衣服，肩膀一定酸了吧！稍微休息一下，去摘茄子来，明天我好腌茄子。’我就跑来了。”

民子显得非常高兴，精神也很好。我问她：

“这么说，你并不知道我已经先来了！”

民子一面笑着回答：

“不知道啊！”一面开始摘茄子。

茄子田，指的是从槐树林下方穿过一片草丛，位于我家西北方后院的一块菜园。因为是在悬崖上，因此不仅是利根川^①，连中川也都依稀可见，还可眺望武藏^②一带，甚至还可以看到秩父、足

①日本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，发源于群马县利根郡的大水上山，干流以南东方向穿山越岭，横贯关西平原，汇纳280余条支流，在铫子注入太平洋，河道全长322公里。

②武藏是日本的一个大平原，位于西东京地区。日本是岛国而多山，平原最为珍贵。

青涩岁月的纯爱，就像山谷中遍地的野菊，也许是一生仅见过一次的美景——稍纵即逝，却能令人回味绵长。
《野菊之墓》是小说之中至真、至纯的一部。

柄、箱根的群山和富士山的高峰。所谓东京上野的森林，这样望过去，也觉得是那么一回事儿。秋天的天空如水般清澈，太阳斜挂在半天边，迎面反照在站着的茄田上。四周一片寂静，真是一幅清晰的景色，而我们两人正是那画中人物。

“啊，多美丽的景色呀！”

民子也停下手上的活儿，站起身。

坦白说，此时的我的确已不再是十天前的我了，两个人这时候也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了。自己究竟是何时有这种感觉的呢？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心想一定是从受母亲数落之后，我的内心就已燃起小小的爱的火苗。我的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起变化了，这是无法隐瞒的事实。那天第一次把民子视为一个女人，是我心中已萌发邪念的最好的证据。

看着民子弯着腰，不停地摘茄子的侧脸，才恍然感觉到民子的美丽与可爱。在这之前并非不觉得她可爱，然而今天更深刻地感受到那种美丽。柔软光泽的鬓发掩着的耳垂、白嫩而丰满的脸蛋儿、可爱的下颌、洁白无瑕的颈、淡紫色的襟领以及染成樱花

红的吊袖带，全都优美地映入眼中。如此一来，就变得十分惶恐，说话也不敢大胆地说，变得十分害羞，不好意思，这都是爱的火苗所引起的吧！

这十天以来，我们之间有了隔阂，一直没能好好地说话。如果是平常，当然不会想这些事，但今天总觉得此刻非得说点什么不可。我随意地叫了声民子，接下来却怎么也无法随意地说下去了，喉咙好像被堵住了似的，无法出声。民子手上拿着一根茄子，起身问我：

“政夫，什么事……”

“没什么。只是觉得你最近有点怪，好像非常讨厌我似的！”

民子到底是女孩子，对于那种事远比我来得敏感。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，突然靠近我说：

“政夫你实在太过分了！我什么时候疏远过你……”

“哎呀，最近民子整个人都变了，都不理我，不过这可不是在抱怨你。”

民子急忙辩解说：

“政夫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，太不讲理了。前几天，我们不是被你母亲责备过吗？你是男孩子可以不在乎，可是我比你大，还是个女孩子呀！被说成那样，难道不丢脸吗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谨慎起来，你却说我是讨厌你才疏远了你，我这样做，实在太不值得了……”